

顺陵记

□孙亚玲

履痕处处

天宇大道两旁的石榴花开得浓烈热情,树上的新叶嫩绿油亮,枝头的花瓣绚烂娇艳,红绿相间,似这个季节的两种韵味,一半清凉、热烈,一半繁花锦簇、绿荫成阴,它们以自由且热情的生命状态,日夜盛开,既陪伴了时光日月,又赠予了人生一程又一程的风景与美好。

大抵是两年前,也许是三年前,在乘车去机场的路上,曾看到立于麦田畔的顺陵石碑,便一直就有来见你的想法,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,可能是自己太懒,也可能是平日事情太碎,以致咫尺天涯。巧逢空港新城成立11周年之际,我来了。

从未想过,相隔千年的你我,会相遇在热浪滚滚的夏日骄阳之下。

无需言语,只在目光相交的那一瞬间,顺陵与我便有一种“似曾相识”的熟悉与亲切。

阅遍中国五千年历史,因子而贵的母亲是有很多的,但因女而贵的母亲,唯武则天母亲杨氏这独一位了。

顺陵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长眠之地,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韩家村东。书上说,顺陵是女皇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,将父亲追尊为“忠孝天皇”,母亲为“忠孝皇后”。杨氏墓则改称“顺陵”。顺从天意,鼓舞民心,便是对顺陵的解释。而我,则有属于我个人的认知,尽管武则天贵为天子,但她也是父母的女儿,为人子女理应孝顺父母,你护我小,我伴您老。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孝顺,武则天把咸阳洪渎原上的“杨氏墓”改为“顺陵”。

顺陵与我之前去过的昭陵、乾陵都

不同,它没有依山为陵,只有一座高高矗立的墓冢。我站在司马道的起点,竟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条道笔直地向前延伸着,能看到尽头东西两侧的阙和顺陵墓冢。道旁树木参天,郁郁葱葱的枝叶伸向天空,在“算算算算”的杜鹃鸟鸣中,犹如故人重逢般热烈。我矩步方行,慢慢向前行。闭上眼,幻想着当年那一场极尽奢华体面的葬礼,精美的石人、石兽整齐排列如士兵般飒爽,礼乐喧响声声缥缈空灵,92岁的杨氏在女儿及众儿孙披麻戴孝的簇拥下,被一步一步地抬向她最终的归宿,留下最后的哀荣在身后,让世人凭吊、瞻仰。

中国古代祭祀有三大神兽,天禄、麒麟、辟邪。位于顺陵神道两侧的一对天禄石刻为圆雕,昂首端立,神态镇静而威猛。肩部和前腿两边相接处长有双翅,翅上刻卷纹。四肢雄健,长尾拖地。天禄为瑞兽,其头似鹿,又名“天鹿”,因头长一角,又称“独角兽”,身似牛,蹄似马,尾垂下与座连接,背生双翅,这是一种神话中鹿的变形,可能是取禄(鹿)的吉祥之意雕刻的形象。有学者认为,鹿是一种吉祥的动物,换上牛身,取其忠厚善良,勤恳不怠;换上马蹄,使之日行千里,夜走八百;再增添双翼,能凌空而起,飞向任何一个地方。天禄是守护陵园最理想的神兽,因此,这对天禄被武则天安置在此,守护她的母亲。

千百年来不畏风雨,始终守护故土之下主人安危的天禄,它身上那斑驳的伤痕,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我想,它的肚内一定深藏着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,

在我的凝视中,它雄伟、静穆、无言。无言地站立了上千年,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沉浮演变。站在它的脚下,躲过耀眼的强烈阳光,指尖顺着那线条流淌,蜿蜒出精美的花纹,我仿佛可以感觉到,当年工匠们落刀在它身上的力度和封存在每一处线条内的生命力。就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,原来我和它,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话。我们抚摸过同一寸土地,享受着同一片蓝天,只不过,我比它来得晚了千余年。

“这么大一个天禄,它的重量有多少?古人是怎样把它运来的呢?”同行的陈老师一脸好奇地问导游。“一个就70吨呢!”美女导游接着说,“这里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呢。传说武则天当年为了在顺陵前置大批石刻,她征集了很多能工巧匠在富平山采石。虽然找到了理想的石材,但运输却成了最难解决的问题,武则天眼看陵墓竣工日期将误,龙颜大怒,立降圣旨,不按完工,斩。有一天晚上,村民给牲口精心加草添料,喂饱喂足,谁知天亮后它们都泪流浹背,气喘吁吁,躺在地上站不起来。当村民心惊胆战时,忽然传来诏令‘巨石已到’。原来是天上的牛王和骡神施用了神力,牵走所有的牲口,连夜将石料运到陵园,方便建陵百姓逃脱了杀身之祸。”导游看着大家听得入神的样子,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继续说:“其实,这些巨石并非是牛王和骡神运来的,而是百姓用圆木在冰上滑行的办法,把选好的石料一面磨平打光后,在寒冬季节,路上隔一米打一井,泼水结冰,前拉后推运到这里的。”

思父

□春草

丝丝徐风起槐阴,缕缕魂萦追至亲。苦累无怨为生计,圣贤垂训铸儿身。游子不孝未侍奉,哪曾见父笑颜殷?高堂跪拘难面事,耕读课语传火薪。

画父亲

□李爱丽

我时常会努力想起——想起父亲年轻的样子。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,自认为比妹妹们有福气。从她们记事起,父亲被生活压垮了身子。就不再拥有年轻的样子,只能依我的描述了解点滴。为了满足她们的好奇,我骄傲地拿起了画笔。但一直未能画出——父亲年轻的样子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,世界日转星移。在一个飞雪的平安夜里,父亲走了,无声无息。从此平安夜在我的眼里,只是一个愚弄人的幌子。父亲走后的日子,世界陷入了沉痛的抽泣。而遗憾的是,一直未能画出——父亲年轻的样子。

逐梦

□董发亮

昨晚,月当空,星眨眼,煦风过夏夜。端个木凳,冲杯泉茗,独上阳台,望着太空数星星。月牙弯弯,星辰无言,云朵翩跹,任自个呷口茶,守着一壶酒、一溪云,品着过往遐想天边。天边,有鹤飞来,带着远方父亲的眺望、母亲的囑言,还有娘亲唤儿的笑脸。我知道,幸福是有限的时光,唯有爱是无限的存在。我的存在即我的命运之门。七旬的晚霞,增色丹江河南秦河。两河交汇绿广场,红男绿女脚踏青春圆舞曲,有位伊人在水一方。六月荷花生莲香,胜景盈眸龟山金山,涛流风光靓丽鹤城两岸。月色如银,独享无声天籁;清夜无尘,乐尽无暇天真。迈过天命,告别花甲,人到古稀,少了点狂想,多了点笃行,少了点盲从,多了点理性。拂起平凹先生送我的“一生奋斗,一生快乐”八个汉字,撒向天际,明月有了响应,星辰有了回声。月亮说:择义者而交,择良书而读,择智言而听,择善行而从。大而化之,方成正果。星辰说:世事如水流,休将名利挂心头,知足心常惬,平淡乐道享快乐。风儿轻轻告诉我:人生如过客,我亦是行人。永不相负,心大能运行。一程山水,一程星辰,清泉润梓桑,明月亮节操,为我爱和爱我的人而求索。耕作西部,三更灯火,八载荏苒,恒心弥坚。数着星星逐梦想。

蚕豆香里的乡愁

□张桂英

莲湖小荷

季起 摄



石榴花开

□曹林燕

路过一条寂静的巷弄,远远望见人家墙头摇曳的一株石榴树的枝头,叶片鲜亮如翡翠。清风掠过,那枝叶既灵动又葳蕤。走近了抬头去看,那灵动葳蕤的枝叶里,欣欣然露出数朵明艳的花朵,像燃烧的火焰,红得通透、灿烂。在枝上挑着妩媚的腮,频频勾着路人的脚步和目光。

再近些看,只见那红艳艳的花瓣上,花片柔软如绸缎,在郁郁的碧绿里悄然绽放着。从蕊处花瓣便开始重叠卷曲,像有一些缠缠生动的心思。由内向外,一层一层地舒展着,又紧紧包裹着,似二八少女,欲言又止的模样。它们的色彩实在热烈,不由得会将它们那好看的容颜,想象成热情女人的脸颊,一时忍不住寂寞的束缚,终于从墙内探出头来。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,因着石榴花朵的如火如荼,五月里又多了一个极具雅致的名字:榴月,倒显得这夏日的月份和这巷弄人家的墙头,也暗暗添了些诗情和古意。

这是自然的,巷弄何其寂幽。苔痕深深,墙面斑驳剥落,静谧之境,好似光阴老

旧,故事幽暗。而这忽然斜出的一树石榴花叶,令狭长逼仄的长巷,瞬间柳暗花明,生出许多的妖艳来。

那一刻,人被惊艳,静听着怔忡。恍惚时光深处,远远地踱来了一位风姿曼妙的女子。她的云鬓上簪着翠绿的玉钗,脸上映着嫣然的胭脂笑,罗衣从风,娉婷落影。人便想着她是那墙头的石榴花,还是那从唐诗宋词里走来的古韵女子。她使这空荡荡的街巷,扶摇出翠然绯霞一般的美。

这是夏日的好,亦是五月的好。石榴花的花语是成熟、美丽。一个“榴”字也是意趣,被人们赋作“留”的意思。从古至今,应接了友情、爱情、吉祥、丰产、富足与多子多孙的人间美好愿望。

所谓“送榴传谊”,所谓“榴开百子”“石榴裙下”“石榴新娘”……都是情怀,都是故事,都是文化,也都是人间美好愿望。

世间事物,万千面目。山根水气,皆为形胜。从绿簇红,花木之门。五六月的石榴花,算是一帧好的风景了。

周末去菜市场买菜,看到一个摊位上有新鲜的蚕豆,一个个豆粒饱满,惊喜之余我捡了一个鲜嫩的蚕豆荚剥开,放进嘴里,那久违的豆香味儿在唇齿间弥漫开来。摊主惊讶地问我:“能生吃吗,可不敢吃出问题。”他哪里知道,这可是刻进骨子里的记忆。我捡了一兜,拎回家洗干净上锅煮,老公问我要不要放花椒和盐,我说什么都不放,想吃故乡的味道——清水煮蚕豆。

小时候,故乡农历二月二有炒蚕豆子的习俗,这一天要把蚕豆炒开花,寓意金豆开花、五谷丰登,一年都会有个好兆头,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是一个隆重的节日,在物资匮乏的儿时,我们都很期待二月二。

为了这一天,母亲和大妈会早早做好准备,精挑细选出完好无损的蚕豆,头天晚上煮好晾一夜,第二天把从淘河里挑来的沙子用铁锅炒热再放蚕豆。只记得大人们要忙活大半天,蚕豆受热在锅里炸裂开来,只有经过沙土的温度烘炒出来的蚕豆才会金黄透亮酥脆,带着泥土的清香,吃起来回味无穷。

清明前后,开始种蚕豆了,我们又有了新的期待。撒到地里的种子,有的没有埋到土里,伏在地面会因风吹日晒变得外焦里嫩,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我们放学后在田垄上找芦笋时,小心翼翼溜到地里去捡蚕豆,大人看到会招来训斥,怕踩踏刚刚冒出脑袋的豆苗,我们费尽心思和大人玩着捉迷藏。

等蚕豆开花结果后,我们盼着早点吃上清香香甜的青豆,蚕豆能生吃的时节很短,过了那几天蚕豆灌浆饱了,吃起来豆腥味就重了,没了水嫩

甘甜味。放学后我们去找喂猪的野菜,土地肥沃的大豆地里最爱长苦苦菜,豆秧会长得一人多高,我们钻进去一边摘野菜一边摘蚕豆,背篓满了,小肚子也喂饱了。

到了七夕,蚕豆成熟了就可以煮来尝鲜了,那一天又是满满的期待,村里一群小不点儿跟着奶奶到地里摘蚕豆。摘蚕豆是有讲究的,要把蚕豆握到手里,顺势往上一使劲儿就折断了,豆荚根部会留个小口,而我们小手不会用劲儿,只是向下撕扯,结果就带着尾巴拽了下来,回家煮熟吃的时候,才发现我们摘的蚕豆灌了满满一肚子水,如果趁热吃,水流出来会烫伤,经过奶奶手的蚕豆水都流出去了,才知道她的唠叨有道理。吃完香喷喷的煮蚕豆,奶奶会给我们用海娜花染指甲,这才是我们天天盼着吃煮蚕豆的小心思。

春耕秋实,转眼到了10月,经过几场霜降蚕豆叶变黑了,成熟的豆荚鼓鼓的,收割后蚕豆拉到晒谷场挂到谷物架上晾晒,这时放学后我们又有了新乐趣。打谷场上大人们正在碾麦子、青稞等农作物,忙得热火朝天。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缠着年长的孩子,溜到谷堆后面偷上两捆大豆就跑,气喘吁吁地来到树林里,找点松树枝点燃豆秸,一会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,等豆秸燃尽,蚕豆也熟了,用茂密的树枝拍打,很快金黄的蚕豆从火堆里露出来,大家便开始抢蚕豆,这种用松枝和豆秸烧熟的蚕豆别有味道,至今让人垂涎欲滴。

离开了故乡,有些味道很难尝到了,比如炒蚕豆已经用各种电器烘烤了,带着沙土清香的烟火气成了永远的回忆。那年冬天回去,刚好赶上蚕豆还没有碾,父亲在房后的场院里给我烧蚕豆,干透的豆荚见火就燃烧,结果蚕豆烧糊了好多,看着父亲认真而笨拙的样子,心里是满满的歉疚,其实这是当年我们最擅长的事。父亲说你们每次去烧蚕豆,我都要派人暗中跟着,哪里一冒烟就知道你们在哪里,一个村子几十个孩子,有时一天好几处冒烟,就怕你们不小心引起大火……偶尔回想我也纳闷,那群小不点儿为了躲避大人的视线,总是往树林深处跑,怎么从没有引起过火灾呢,感谢父母用爱和包容给了我们一个五彩斑斓的童年。

回不去的故乡,留不住的乡愁。乡愁,是华夏农耕文明衍生的恋“土”情结,是每个游子心灵深处最纯净的精神家园。自从人类有了家国便有了乡愁的影子,从《诗经》戍边从军的将士“不我以归,忧心有忡”的黯然伤神,到李白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的直抒胸臆,再到李清照“故乡何处是,忘了除非醉”的刻骨思念,字里行间是殷殷游子意、拳拳赤子心。那些每逢佳节倍思亲和渗透到血脉里的家国情怀,伴随文人墨客跨越山海、穿越历史,流淌在华夏文明璀璨的传统中。随着时间流转到对食物的执念中,随时随地都会触动你一生的记忆,家乡味道成了游子们终生难以戒掉的“瘾”。

爱人一声“蚕豆糊了”,让我的思绪回归小屋,豆香味氤氲满屋,此时唯有煮蚕豆解舌尖上的思念了。

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

唐王之涣詩 王雷真書 劉毅書

书法 刘毅